

渭南縣志卷之十二

邑令蜀鹽亭岳冠華子賓纂修

藝文志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之關於世運尚矣蓋言者心之聲也言之醇疵  
人之邪正見焉則藝文又可或畧乎渭邑人文淵  
藪其間名臣之奏疏學士之序記以及騷人之歌  
咏皆足以扶植綱常羽翼經傳寫性情而標名勝  
斯亦大雅之林也述藝文志

渭南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一

奏疏

章奏久隔乞防微漸疏

明史記事 邑人

題爲章奏久隔大非治徵懇乞聖明蚤省并定納  
言之規以防微漸以圖治安事臣聞言路之通塞  
關世道之興亡夫言何以稱路其通塞又何以關  
興亡也臣惟王道本乎人情下有幽隱必借章奏  
以達之上有意指必借批發以宣之皆路之義也  
通之則上下流注如天地之交鬯也家人父子之  
翁洽也故興塞之則下有亂而主不悟政日壞而

勢不可藥譬之陰疑寒沍風霾曠黯而乾坤幾息也宇宙幾晦也故亡此道自古不易故漢武不冠避黯從帳中可其奏猶不失爲英主司馬門奏事三日不報而嬴氏之亡以決言路通塞興亡之徵也我皇上二十年前講筵日御召對日勤臣工師濟帑藏陳殷可謂不言而躬行矣後乃藉言靜攝而心志勞移然批發猶不輟也再十年而批發有間矣然緊要者猶半得也至于今則一不報矣夫皇上所以儼然爲萬國主者惟此小民之擁戴奈

河閭閻流離堪憐而請恤請蠲請停權者唇敝而不得報皇上所以安然享尊富之榮者惟此塞卒之捍衛奈何遼陽報警孔急而請伍請餉請發帑者唇敝而不得報中外望皇上所與共整已弛之國法共收垂渙之人心共挽危墜之天命者惟在蚤舉枚卜盡補大僚與外之監司耳奈何百務叢脞四方瘵痺群賢鬱抑而諫議者持籌者唇敝而不得報皇上所恃以光大祖宗艱難不拔之業者全在元良克肖能敬承先烈耳乃皇太子年踰二

旬出閣不聞以天下之大本祇付之阿保寺人之  
手古今治亂不聞歷代興替不聞從來忠佞之分  
四方疾苦之狀不聞親賢遠奸之道不聞不殖不  
邇之風不聞枕鐘雞鳴之警不聞不知皇上何恃  
爲燕貽之謀至請講經年而不報聞皇上靜攝之  
暇時亦修禳祈天嗟嗟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  
民視今民窮極疲極危極怨極天不忍民生之至  
此極也頻年以災異譴告之或以水旱或以風火  
或以天鳴地震今齊又以牛妖示分離之象是皆

天之仁愛皇上而惕之悟也夫皇上方求之天乃  
不念天之所警恐天以皇上不念其仁愛之意亦  
不念皇上而不復仁愛之也灾害並至人將誰何  
此古所謂無疆之恤者也而柰何不報今天下人  
人思亂在在蓄謀自滇賊被擒聞遠邇有怨死歛  
跡之意今逆狀久讞處決尚稽恐烏合嘯聚之衆  
謂皇上容姦納叛而旋且四起也而柰何不報言  
之不當者格言之當者亦格事之小者格事之大  
者亦格緩可須臾者格危在旦夕者亦格不知陛

下果何意乎。既曰小臣之言不信，親臣大臣之言亦不信，新進之臣言之不信，耆考之臣言之亦不信，不知陛下將誰信乎？夫王者以天下爲身，以四海爲家者也。奈何宮以內則家之宮，以外則秦越之嗟嗟，此孽之萌而症之原也。古者煬竈之姦，每懼人主之與外，接也。時以深居高拱之說爲之熒惑，廣聚其欲于內，而反覺外之爲桎梏。于是人主始樂于內，而不復知有外。自皇上殖貨以來，浸假至今，而權奸又爲之結援，逢迎默佐。皇上以私成

異以異成疑，以疑成玩。至於今，百慮皆自封而一膜爲孤注也。國家事尚可言哉。說者曰：皇上英明天縱，馭下素嚴，誰敢恣睢以逞？卽稍逞，又不難反掌。收之乃愚，臣私憂過計，有不在今日而在後日者，何也？漢宣、唐元、宋太宗，詎不稱英斷之主，乃以自智自勇之過，遂謂臣下舉無能爲，狎匿豎廝而驅使之迫。其後遂曰：予祖父固然矣，今且當然。卒以一時奔走之用，致萬世無窮之害，抑何謀之不遠也。總之始於不信，天下菲薄士君子之一念耳。

皇上神武誠無敢擅然暗窺陰操勢已漸成試  
太倉之罄誰其蠹之民脂之竭誰其剝之邊餉之  
缺誰其攘之宮殿之稽誰其制之臣虞啓迪夙成  
猶不能防壅撤蔽聞見日隔又何以濬智達聰異  
日者鹿可馬也兵可典也封可斜也漢唐宋之季  
其殷鑒哉今天下內外隔絕所可通者章奏一線  
之脉耳章奏不下脉理絕矣世有脉理絕而能久  
視爲人者乎說者又曰章奏之入未必徹御覽其  
出又未必當時發也何自而稽之又何自而通之

臣讀舜典見舜之命龍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  
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之曰朕命惟之  
是一切出納皆得舜之命而後出之納之也是舜  
不以已濬哲文明而踈讒殄之方也年來權姦用  
事變亂黑白以駭衆聽者不少濬出入之無稽因  
緣作姦者又不少則精覈之法可獨後於虞廷哉  
臣惟省員之設原司封駁章奏之一出一入皆當  
使之稽察今出者必經抄發而入者固未之稽也  
入而不盡出者亦未之稽也臣以爲當勅下科臣

輪流一員直日專稽章奏每月初一日吏科印鈐  
文簿四扇兩扇送司禮監登記進覽本一登記奉  
旨本二扇該直科臣收記每十日科臣將題奏本  
挨次盡錄上請內開某日某衙門上本爲某事某  
臣上本爲某事十日共幾十本曾盡經御覽否有  
緊要者下註緊要字如清燕未閒或覽而未竟者  
卽取覽之又將奉旨本亦挨次盡錄上請內開某  
日下某衙門本某日下某官本十日共下幾十本  
有緊要未下者註宜速下字如清燕未閒或檢而

未及者卽檢發之凡科臣發請到御前必取司禮  
監文簿一一磨對如有掛漏卽釐正之不貸月終  
舊簿發出新簿送入如此庶出入有符遲速可核  
上無壅闕之患下無廢格之虞而大舜納言之風  
其再見於今哉伏乞聖明省察如果臣言有裨言  
路勅下閣部議著爲令未必非履霜戒冰之功云  
至一切目前章奏更乞速賜檢發疏一時之定  
群囂之勢則轉危爲安移禍爲福湏臾而大  
可  
睹也臣可任激切待命之至

畿民四極堪憐堪憂疏

史記事

題爲畿民四極堪憐堪憂泣請聖明早自爲計收此才遺以消危亂以圖治安事臣讀尚書見典謨訓誥皆帝王萬世之大法如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民之重也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言民之難保也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言民怨之當省也曰嗚乎曷歸予懷之悲言民散而我無主非若匹夫匹婦隨地可適也今朝政壅闕者誠多然猶可次第而行其最喫緊不容一日緩者無如救荒一節

渭南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七

姑就畿輔論之經年不雨千里如焚人心惶惶若亂在旦夕而皇上曾不省憂得無謂民各有家何以至此不知其極有四其積有年也敢泣血以陳一曰窮極夫民命在食而生養在天與君自礦稅四出菜傭負販無不剝削敲骨吸髓如掃如洗此皇上所稔聞也小民眼穿不能得之皇上猶邀靈于天以苟活性命乃連年南水北旱無地不然今保定一帶間有井灌豆麥方惜無幾又被雹打蝗食蓄之家者君罄之望之田者天災之二麥已枯

三秋莫必賣房地而房地盡賣妻子而妻子盡買人之房地妻子者旋亦立盡更無可轉賣之處而流離與乞人等此小民之窮積之今日而極也臣之所謂堪憐也二曰慘極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而窮民敢望再食乎村無煙火樹無皮葉景象已既不堪而拋妻棄子呼天叫地者又滿道路也初不知四方皆災互相奔竄及至他鄉饑荒如一歸之無力乞之不應白以妻子與人不愛惟有投河耳懸林耳枕籍而死耳稍強不肯就死者剜死人

肉而食之未畢而亦死死未寒而人又食之村犬食道傍死人太多亦且伺病人于路而與人爭食吁嗟乎是尚忍聞且見耶此窮民之慘積之今日而極也臣之所謂堪憐也三曰怨極夫當翼虎飛噬之時卽掘人墳墓破人家產離人父子而百姓猶忍死不敢怨蓋爲待征可待豐年可望苟活尚有日也今當此流離之時君聽益高天災益甚民窮極而生路絕慘極而救着絕奄奄殆盡之人惟有叫天怨天泣天爾已若曰使皇上昔日憐我艱



幸而不使膏脂之盡竭也我何難緩此湏臾又使  
肯畏天勅幾我何難禳此甘霖又使肯發賑議撫  
我何爲流離于數千里外父母妻子不相保且人  
食人犬食人而此骨無可着也借亡之誓萬口如  
一此窮民之怨積之今日而極也臣之所謂堪憂  
也四曰思亂之極夫人誰無父母兄弟之願而今  
不能矣誰無妻子之願而今不能矣誰無故土之  
願而今不能矣將束手待死乎爲誰死之與其死  
于饑寧死于亂謂亂猶可幸萬一也見今處處嘯

聚殺人放火擄掠公行郡邑非壯丁分守不敢市  
道路非百十相群不敢行嗟嗟是猶易與耳然此  
嘯聚中豈無才智出衆膂力過人者乎聞有妄臆  
天人之機明見虛實之情借悖入悖出之言而垂  
涎內物者矣若一夫首倡萬人響應恐城門不及  
閉也倉卒作難守援無備恐官軍不能制也且漕  
運萬艘河竭不前倘爲盜齎糧都中坐困將如之  
何又聞建酋招撫流移而厚賚之倘聞風奔赴又  
將如之何數日來米價騰貴烏合思逞城內豈減

于城外都門一閉而太倉非我有矣又將如之何此窮民積怨至今求生不得而爲此亂亡之思也實我逼之至此極也臣之所謂堪憂也昔麥邱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臣敢劾麥邱之祝望皇上速發帑金借此朽蠹保我殘民由近而遠由畿而省庶幾邦本可固乎不然民去而國亦去君將何之昔唐元宗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不得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攜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嗟嗟想今日光景

一旦有變豈臣子所忍言哉朽索馭六馬烏得不凜凜也臣言至此臣心如割倘再不見憐真是其心棄吾民矣嗟嗟九重之高終不若天之高也九閭之遠終不若天之遠也臣工嘔心瀝血不能一動皇上而皇上乃欲以素服角帶輒動上天能之乎天不應害在誰皇上不應害在誰小民不應害在誰呼吸存亡明白易見而故與之左非臣之所能知已

題爲快瞻聖節怵聞天戒懇乞睿思力圖修省蚤  
慰輿情事臣聞帝天之命主于民心故王者以天  
視民四方有疾痛如已之疾痛也四方有災異如  
已之災異也皆所以奉天也惟不愛一人之逸以  
召天地萬物之和故能收天地萬物之和以成一  
人之逸此三代有道之長自敬天始也倘謂四方  
與我無預而秦越之則以隔成鬱以鬱成病怪症  
旁出倉公却走必至之理也乃猶然耽于聲色貨  
利中而警然不顧寰宇輦感憂一朝之難而滿堂

歌呼稱萬年之觴臣之所不知也茲者聖壽屆期  
華夷入賀正人歡祝之時詎意災沴妖異連章疊  
奏中外臣工無不憂惶謂物怪人痾天鳴地震川  
竭山頽南澇北旱盜聚蝗生虜猖貂橫舉漢唐宋  
之亡徵叢于一時而我政本孤單九列辰星太倉  
一掃六師盡耗且民窮財盡喜亂思離而章奏不  
報修省不聞不知何恃而不恐夫從流忘返惟有  
胥溺負楫追舟其何能濟此臣工爲皇上祈靈長  
欲壽與天齊不得不爲皇上憂目前欲心與天若

也又憶皇上每年臨節珍寶灌注悅目悅心歌舞  
繞環卜晝卜夜此誠臣民之願効于皇上亦皇上  
之應以天下自娛者但一夫向隅滿座不樂今天  
以四方之災異明徵顯告豈無意哉政欲皇上因  
災生懼弭變求福登天下于仁壽而後一人之壽  
考與天無極耳此天之所以爲仁愛也如曰事或  
適然天何能爲則從古至今曆數無常誰主之耶  
益之儆舜曰惠迪吉從逆凶伊尹訓太甲曰作善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周公戒成王曰惟天

無親克敬惟親其知天之至哉况天與天下所屬  
望于皇上者不過乞朝講定板卜補大僚起廢棄  
下章奏發內帑決用舍清冒破耳之數者以爲可  
輕則係宗社之安危也以爲可緩則危在旦夕也  
以爲難行則片言可央也以爲非常則世主之日  
用也以爲可諉則宗祖所付托而萬方所歸命也  
以爲言不足信而用言則與監謗則亡從古以來  
未聞言之負人國也以爲聽言足耻而從諫則聖  
弗諫則狂從古以來未聞聽言之負人主也皇

上何憚而不爲此俾上應天心下副人望乎誠一  
旦省悟翻然與天下更始舉前數事慨賜批發則  
數年倒懸之危頓解四方燃眉之急立救時不崇  
朝歡騰海隅一人鼓鬯六合同春以是而効呼嵩  
之祝以是而稱萬年之觴乃謂樂以天下帝王之  
真樂也視向隅之景何如哉伏乞鑒察臣不勝激  
切待命之至

劾魏忠賢疏

劉芳 邑人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劉芳謹題爲逆璫貫盈罪狀

渭南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十三

昭著已窮之奸謀叵測莫追之天討宜先懇祈聖  
明大奮乾斷早賜誅鋤以遏亂萌以安國家事臣  
觀自古奸雄之胎逆也每明竊人主之操柄而陰  
劫一世之人心而禍機之猖獗也又每醞釀于堅  
氷始凝之時而大發于情形並露之日是以英君  
誼辟正法小人不緩懲殛之誅立鼓風雷之勇恐  
其惡極于莫可揜計竭于無復之忿焉思逞苟且  
一擲及此而議典刑祇貽後時之悔耳如東廠太  
監魏忠賢者假借國靈擅行胸臆布彌天之氣焰

張蓋世之淫威朝野寒心神人震怒臣忠義憤盈  
久思白簡從事又竊思皇上之明聖必不容此大  
奸大惡終憑城社故重于發其奸慮及以速其逆  
也而臣于前月二十九日接本衙門傳帖知臣堂  
官楊漣已具疏摘發私分忠賢穢跡如山累牘難  
書筆舌靡盡嗣接邸報要其過惡大端昭灼人耳  
目者副臣已明告之君父矣計皇上一親覽之當  
必有震電憑怒立置忠賢于法天威不少假借者  
無何而忠賢駕言懇直以乞憐及邀溫綸而副臣

疏束閣數日始發票擬竟蒙訶責矣此何但短忠  
直之氣長權奸之志哉乃臣于此則更有隱憂者  
焉不患忠賢已成之巨憝情狀素彰而患忠賢將  
然之逆鋒燎原莫制積久而發其毒必深仍示優  
容變故易起此臣所為瀝血呼天不避鼎鑊以仰  
祈皇上之一斷者也皇上以今日之忠賢勢尚可  
容于左右者哉詔今天言也生殺予奪天之命討  
也而中旨可以臆裁綸綍猶如寄取欲去卽立去  
不顧芝蘭之空艷欲殺卽立殺其同艸菅之芟夷

趨附者牙爪爲收漸成臂指相使之勢異已者齏粉踵至潛示天下嚮往之門試觀邇年以來誰寔使顧命之元老理學之碩儒執法救卜之大臣以及史臣銓臣臺省臣無不削迹歸而黨錮禁者非忠賢之爲乎誰實貽宮門之螫毒忠璫之慘死而又動輒立枷桐數十人之寃鬼無辜羅織任士民輩之向隅者非忠賢之爲乎宮府之間畏忠賢不畏皇上衮鉞之典自忠賢不自皇上顰笑喜怒忠賢市其威稜過舉詬名皇上受其貽累以茲所作

所爲明見無君無父向猶或盜竊虛聲異以終欺皇上而今日罪端已形無從遮護懷內不自安之念處莫可誰何之權肆無忌憚甘心首難一旦爲所願爲者尚忍言哉且從來刑餘之人富貴及身而止未有子女盈前孩孫擁膝如忠賢之身家足戀而窟穴可營者也雖云奄寺交通中外易與爲非亦未有口啣天憲顯然賊害忠良陰養私人公然衆置羽翼如忠賢之內結奉聖爲與援外通士紳爲線索者也太阿之倒持日甚已漸忘其非有

意旨之承奉日使人爭佐其顏行于是有蒙面而  
耳爲謀贊提戈而明効馳驅犄角相聯呼吸相貫  
逢忠賢之惡揚忠賢之波黨與成于下主勢孤于  
上歷觀前册邪臣禍國婦寺爲奸徃徃出此姑未  
暇遠引卽如武廟時有媚劉瑾者而政府不遑帖  
席神廟初有阿馮保者而首揆不及束裝事有固  
然殷鑒不遠然以彼之事猶曰禍及臣隣已耳而  
臣竊觀忠賢之聲勢尤不第禍及臣隣而止者彫  
節瑩地不難帝制自爲廣置庄房抑亦奪民耦國

內操作備安知非伏莽之先資進香招搖固灼見  
無將之逆志而况事權在握末大不掉脫復寬以  
歲月聽其與僉壬輩早夜圖維關通脉絡迨難作  
而噬臍不亦悔之晚乎語曰乖忤貴臣禍在不測  
臣冒不測之危竭忠盡愚披肝胆于陛下者誠以  
國家之誅忠賢宜急不宜緩速之須臾則事變可  
弭遲之頃刻則意外可虞蓋爲宗社計久遠非徒  
爲時事扼腕而已也伏乞速賜嚴斷正法鋤奸逮  
魏忠賢付之法司究其從前過惡明與天下共棄



之如先朝討劉瑾馮保故事則亂形可杜公憤銷  
舒永銷旁落之萌弘啟太平之日矣

條陳時事疏

劉芳

竊觀古今治忽之故莫不成于憂勤而敗于玩愒  
人心敬弛之漸又莫不溺于厝火而惕于多艱故  
唐虞之隆不廢勅幾之念中興之理恒在屯難之  
時然則方今天下交警內外未寧世道波流人心  
渙散誠奮發振勵之時矣江南大浸稽天江北旱  
魃赤地八月而隕霜殺禾災聞晉省仲秋而寒風

殺人異告薊門默默譴診者何其棘也桂林干戈  
未息黔中交側猶張赤子無知肆萑苻以推劫白  
蓮煽焰棄禮法而首亂蠢蠢思動者又何其衆也  
東南之脂膏已盡而加派日新寧無竭澤之慮西  
北之精銳已空而更調靡息何免偏瘠之虞廟堂  
之上日見申飭而振刷者幾何事臺省之中日見  
條陳而推行者幾何條宮府漸成釜鬻或深城社  
之隱伏任議有如枘鑿徒資築舍之紛呶一人也  
而甲可乙否東是西非意見鮮獨持之柄可得真

擔當乎奪養廉之精而塞軍興于尾閭無乃教人以貪也剗樂生之民而誇先幾于曲突安在擇人而殺也如此世界如此光景幾同寐者未醒病者未起不亟爲呼之速爲療之天下事尚忍言哉賈生際此不知當幾痛哭幾流涕已夫欲謀救時急務必在任用賢材不特網羅採取貴收幹世之英尤在倚畀維堅終受老成之益卽如山東舊撫臣趙彥經綸精練足恃安危向者妖民斬木之兇惡城掠地其勢不可嚮邇而兵不遠募餉不增益卒

能殫其忠猷殲厥逆子以安齊魯億萬之生靈以省朝廷靡窮之宵旰今封疆晏如繫誰之力竊見邇來繁縷久假歸主紛披未見摧陷之功坐沐延世之賞身名俱泰激采方亨則如彥之剪裁畔民肅清危土者定當終其眷注以藉未竟之施爲矣如四川督臣朱燮元當蘭酋倡亂構煽糾連焚劫四出所至殘破燹元多方備預旣保會城迨膺節鉞當兵疲餉竭之秋而運籌決勝能使投距賈勇挾纊增威直蕩賊巢多所俘獲雖逆寅父子尚

稽天誅而蜀境西南漸復甌脫又如固守貴陽之  
史永安卽懸骸食子而民無異心卒保危城于如  
綫又如力抗秦庭之沈自彰卽投牒掛冠而忠無  
渝志卒靖蜂蠆于旃張此其戮力苦心豐功偉烈  
皆昭昭在人耳目試以眎虛聲標榜者不大相逕  
庭哉惟願陛下堅心委任而無令開謝事之路譬  
畫展抒必有爲社稷關輕重者臣艸疏已畢適見  
卿報內有樞輔一疏請未減纍繫諸臣欲藉以息  
紛囂或亦有激乎其言之第諸臣罪案久定庶幾

朝廷明罰勅法之公若一旦槩示寬仁則失律者  
可以不誅棄城者可以全生而法輕人玩開後來  
逃死之門長人心怠忽之氣則任封疆者誰爲死  
守而誰爲直前也今四方多故此數臣者姑且長  
繫以存國典待事定之日或者再議原情則法紀先  
不至于凌夷而後恩威可無妨于兩用乎臣愚不  
識忌諱敢竭犬馬之微忠直陳固陋伏祈聖明採  
擇

岳冠華曰渭邑自有明以來名臣奏議甚多乃兵

燹以後百不存一文獻不足亦可慨矣偶於劉史  
三家訪得兩侍御疏草開卷披讀覺忠義之氣鬱  
勃紙上亦一邑之吉光片羽也因冠藝文之首以  
示景行行止之意焉

唐文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御史大夫贈

兵部尚書太子太師清源公王府君神道

碑銘并序

唐元

載

鳳翔人

元宗再受命宅帝位三十有五載兵加幽都討平  
匈奴大將軍載戈稅弓來朝獻功天子勞旋告成  
迴慮西戎制詔丞相御史咨爾朔方河東節度支  
度採訪使安北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清源公王  
忠嗣統我六師萬姓皆全磔裂單于封狼居山歸

馬莫南列郡祁連撫茲北荒厥功茂焉犬戎睚眦  
作虐西裔攘據石堡漁獵清海皇天震怒以時致  
罪公拜稽首敢留主誅猖狂先零國怨家讐建牙  
榆溪樹羽河源東綴飛狐西暨陽關本天下勁兵  
制緣邊萬里徂長轂動雷駟旌旄轡捶于雲蔽地  
款流沙而瞰烏弋岷崑崙而隣濛汜方且繕完補  
缺勸穡戒車圖全遺近功盡敵非一戰陳章立論  
別白甚明以孤特之姿失貴臣之意安祿山保奸  
伺變忌公宿名李林甫居逼示專嫌公不附寢營

平之奏沮樂毅之謀內讒外讒陰中交訕卒從吏  
議竟羅大獄雖釗温肆爪牙之毒而哥舒有折檻  
之爭辨牙門之至寃逢匡石之排妬黜守沔上沒  
于漢東涸我橫海鱗年終四十五羯胡得并雲  
朔在禍幽燕縱鳴鏑于兩都投大難于區宇悲夫  
父龍顏之英主感風雲之早契散禍于微圖堅在  
脆乾坤改施忠邪易地謫放墮落離散困畏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狩皇御于巴蜀劫宮廟于蛇虺如  
倒特而受柄豈天意與人事今上撫軍用公舊校

士留殘憤將有餘雄謂諸葛之猶生走仲達而知  
懼及肅清東土正位北宸傷聞鼓鞞載感風烈追  
贈兵部尚書太子太師邊吏增氣三軍激節蓋念  
功悼枉國之經也義明運拙神所勞也公本太原  
祁人六代祖仕後魏爲青州刺史北齊爲白道鎮  
將五代祖隨周武帝入關署馮翊掾因徙家于鄭  
今爲華陰人也皇考諱海賓九原太守安撫朔方  
諸蕃部落兼豐安軍使開元二年七月以騎士屯  
蕭關盛秋臨峒牧禿髮舉卅萬襲東踰狄道郭知

選節制隴右委稼敵寇嬰城不動遂得踐國西使  
斷掠馬牛燿火照平涼羽書驚朔塞公召將校計  
事皆曰衆寡不敵利病相懸濟河外之兵徵涼州  
之援公以爲羌虜入盜吞噬腹心掃國而西歸  
不崇朝而事去方爲四夷耻終遺大漢羞職守封  
疆身爲障蔽辭難就易進熟偷安而無後咎餘責  
者徵諸公誰不樂此乃拔勇簡材輕賚益馬有氣  
敢往不滿千人雷動颺移自辰徂亥垂六百里突  
掩賊營縱吾奇兵乘彼不意披猖受戮橫潰宵馳

終夜追奔遲明會食勦歸師于壕口殲困獸于達  
毗羸輜之所殘戈矛之所斃積屍將崆峒侷厚漂  
血與洮河爭流氣盛志衛撤之虞戰酣無存變之  
意蒼黃顛仆落子戎手亦足以暴威武於天下懽  
洪于蠻貊五十年間犬羊遷迹不敢覘邊以取  
當屬皆失地而遠客勲曠古烈名垂壯籍初元宗  
省書廢朝問故流悼偉其心而大其節哀其歿而  
念其忠褒贈開府議同三司安北大都護俾給事  
中倪若水乘驛弔祭命許國公蘇頌爲之文以

意為輕車介士麾兒屬將飾柩護喪封塋寵葬公  
之邁閔年初九歲詔復朝散大夫尙輦奉御特令  
中貴扶入內殿意苦而羸形絕地辭哀而逆血沾  
衣左右動容上亦歔歔因撫而謂曰此去病之孤  
吾當壯而將之萬戶侯不足得也衣之以朱襪錫  
名曰忠嗣部曲主家後宮收視每隨諸王問安否  
獨與肅宗同卧起至尊以子育儲后以兄事公亦  
嗟嗟嗟直不傾不墮未嘗迂日孰云有過每歲天  
子練戎整旅冬狩秋田翼轡奉車越莽凌阡格麟  
長楊掩兔黃山楚力輕狡流離往還斫纍益奮搏  
捷無前出而有獲多不自賢上既知公有日磔之  
純固加李廣之材氣義形于主確然秉志少而侍  
中慮不省事乃試守代州別駕大同軍戎副干法  
六豪閉門自歛賣功老將俯伏聽令涼秋八月桑  
乾艸腓方佯白登外馳突長城下單戈指虜輕騎  
犯胡有向必摧能當輒破往往射鴈者居公掌握  
中匈奴憚邊不敢抵當肅宗爲上泣曰王忠嗣負  
材敢戰必恐亡之卽日徵還守未央衛尉入侍之



歲時方就冠元獻皇太后降家人之慈盛擇配之禮命之主饋恩情甚厚公以讐耻未雪激憤愈深每對案亡餐或獨居掩涕元宗雖欲大其伸而全其屈終亦觀其志而感其衷封以中郎將官從徐公蕭嵩出塞但使通知四夷事飽習軍陣容不得先啟行無令當一隊且有後命虞其天闕枕戈假寐如詔三年及徐公將入覲京師改轅張掖公

以歸報願一甘心乃候月乘風捲旗鞭馬精兵七百弩深入鬱標川遇贊普牙官踐角武戈鋌

山立介馬雲屯霧雨忽開旌旗相接將校失色猶欲引馳公謂一足未移追射且盡無敢妄動觀吾破之乃超乘貫羗當前皆廢吐蕃大將臨高整旅公陷胷走腹曲折迴旋取白馬于冢中捨大而益振肩倚膝踣藉蹙圮蝨軼機駭羣擠亂墜提刀四顧如土委地網罟漏逋誅久矣旣伐且弔當而勿喜芟夷之又蘊崇焉係累之亦焚燎焉執訊獲醜何啻數千牽羊繫駒殆將萬計擁戎州以入塞積京觀而徐迴幕府上功貳師狀上益歎

息詔令凱旋天子御勤政樓親閱軍實太常稽憲  
度將受執金吾上亦多元戎因爲右丞相仍令圖  
寫置于坐同自茲厥後恒當重任趙承之敗于怒  
也隻輪不返召度紫乾河虜其全部復失亡之  
車重杜希望之輯鹽泉也戎寢宇下三師受擒公  
獨潰堅固護經時之板築信安王之臨遼碣也用  
武於盧龍塞朝鮮盛刊壘之功單光乘之征駱駝  
峽也會授于李陵臺河朔受全軍之惠初佐戎關  
隴分鎮河湟一之歲拔新城走莽布夷烽壘燒積

聚二之歲開九曲奪三橋梁洪河沂西海撻雷鼓  
勇士厲指蹙振耀傍俾塞裏開元之末擁旄汾代  
天寶之始兼統朔方獯鬻內離九姓橫叛大單于  
控絃度漠聲言不附長悉密引弓乘後尅會師  
中使遠聞帝思反蕩受降盡狄曲指猶遲亟央急  
裝天書百下公以爲出疆之任得守便宜肩頓北  
方之強未當屈抑叛胡畏服大不輕用兵勢關  
言甘可虞他變盛師臨木刺致餼出蘭山含茹并  
容兩存視隙全城保重開壁堅營無名王大人刊

轅門受事絕單軍正馬報候吏前期防密慮周詐窮情見果穹廬萊黠將侵鎬及方右地到支已解仇交質幾欲圍成大禍寧惟向化未醇於是設問以散其從肆謀以離其約二虜不合遁逃遠舍天子使繡衣御史問後將軍不念中國之費乘機之速其上畏懦優遊之故且陳支解戎醜之謀苟事得其中如將軍素料又匈奴何時可滅公條對不羈之虜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彼有乖離之漸我知貪利之戒威加幽荒武暢陰海 歸德不二三

歲明白逗留未央之狀備列平戎一十八策璽書還報從公所畫突厥前有畏漢之逼後有事仇之恐縮輒遷徙散亡貧破遭罹塚墮之患傍緣諭告之辭朝不及夕以俟王師受 而去者十二三委辯而降者五千帳明年秋引軍度磧定計乘虛至多羅斯壞巢焚聚涉汨昆水下將降旗皆倒戟自殘輿師請命斬白眉可汗之首傳置橐街繫葛督祿娑匍可敦獻於闕下阿波達干持愛妾宵遁乘六竄突圍嘯聚東蕃迫脅小種立烏蘇爲君長自

尊任爲賢王保薩河仞山據丁零古塞謂中國有  
積鹵之限官軍無可到之期按甲休徒擊鮮高會  
思歸故地卒沒大名閒歲方暮嚴冬仲月公出白  
道誓衆自單于北伐俾僕固懷恩阿布斯爲鄉導  
覘視井泉命王思禮李光弼爲遊軍收羅服聽顧  
萬里若俄頃過山川如枕席豈百舍之敢休不再  
旬而履狄夜駟胡馬暗合戎圍自丑至辰頭駟面  
縛乘無物故士蓄餘怒羈虜全國永清朔土告類  
上帝薦功皇祖三代之盛獫狁孔熾方叔吉甫駟

之而已勤霍倦衛蒙亦終斃傾秦築怨糜漢償費  
雖張愿列三城衛公擒頡利纔遏承冰之勢但雪  
涇陽之耻則自命將以來肅將天刑誅而不伐素  
定廟勝陣而不戰龍荒絕貴種大漠無王庭恢武  
節而振天聲未有如公之比公始以馬邑鎮軍守  
在代北外襟帶以自隘奔奔衝而蹙國河東乃城  
大同于雲中徙清塞橫野張吾左翼朔方則并受  
降爲振武築靜邊雲內直彼獯虜巨防甫設崇墉  
萬堵開陽閉陰拓跡爰土藏山掩陸磅礴同護西

自五涼東暨漁陽南並陰山北臨大荒聯烽接守  
乘高倚要塞風揚沙絕漠起鳥悉數於瞬息傳致  
于晷刻玄黃不得雜其象秋毫無以逃其狀矧襲  
侵與牧馬敢凌遽而南向冰河風牡車甲鱗萃誰  
何疆理千長百師秦將隸於降虜漢卒羈於戎騎  
公乃衡懸華裔勢分衆寡由中制外長御遠駕恢  
我朔邊有如彼圖難於易又如此當秉鈞之顓國  
也巧文傷誼網密事藂借公爲資動提國本諷操  
危法言酷意誣雖丞相置辭猶驚獄吏而貫高長

者竟出吾王成公謫居人無不恨 逆胡之兆亂  
也意并河東僞築雄武常山臨代飛狐扼塞制夷  
夏之 撫嶠函之背徵隣請助邀公赴會將欲詭  
遇買歡冀得兵留鎮廢公先期應詔未覲而退奏  
論本末之難指切未然之戒危辭洩漏凶黨交害  
摘抉排折俾公終敗公之始仕也自家移孝 童  
被識策慮奮發義勇偏億其受任也 三軍之氣  
同万夫之力致誅則百蠻竦振武則暴強服支離  
約已盡瘁事國嗚呼哀哉惟公明邁激昂信廉仁

勇機敏神速內和外重處盛權不得以非理撓臨  
大節不可以危亡動道將世迂器與時屯折衝厭  
難之臣旋踵及身不淄不磷之堅挫于刀筆之前  
此慷慨義烈之士所以掩泣而流連矧我依仁受  
賜托姻逮予守官秉策司勤運 功在誠存理寬  
明沒河渭蒼 古原左掌太華邪睨鴻門刊銘路  
隅庶慰精魂其詞曰古人有言兵者凶器戰實危  
事三代爲將道家所忌得非好勝樂殺欺降嗜利  
絕域劉李杜郵悲起每原始而要終吾固知其所

以溫溫清源幼寤聖君動必顧禮質而能文摧剛  
爲柔塞 解紛破虜忘 平戎讓勲肅致天討義  
誅不順密謀神斷四圍六奮火烈風掃遽馳電震  
舍服解網昭威示信首膾歸堯二苗格命 守矜  
功謂之不克井堙木刊孰云非賊惟後將軍古訓  
是式先計後戰貴和賤力哀勝不敢持全制極遭  
罹 故頗僻反 蒼鷹厲吻鷄鶩爭食顛倒靜邁  
汨陳白黑威暴都賴功墮卽墨浩歌滄浪飲恨南  
國希仁聖之遐轍兮亦管誅而蔡殛謂賢哲之晦

亡兮顏與冉又不得恒尊周而滅項猶存功而掩  
苟思人以愛樹將十世而宥直如爲虜而報讐  
使快讒而失職顧沂城以流慟投潘誅而太息賈  
生徒驚于紕繆比雙馬知其倚伏松凋玉缺直內  
貞蹶竟埋干將終碎明月宿艸陳根 沒蒼墳垂  
清風於頌石與終古而存存

五知堂銘并序

邑尙九遷

掖縣人

楊伯起先生以四知謝故人今古羨談計莫夜餽  
貽之際有金宛然人金相對能不顏覲余自諸生

以恬素起家壬辰之役筮仕渭陽適當午道之衝  
勞勞風塵欲以提襟冰壺初願也今兩載許矣每  
遲食之暇酒餘茶罷而伯起先生遂坐我胸臆間  
不去千載而上足我師也乙未春抄署左構一堂  
堂可三楹僅函丈顏曰五知蓋推廣先生之遺溢  
而五之也余之窮骨相緣屬前定其所貽謀雖清  
白兩字外無他長物余不妄求金無妄至象山渭  
水俱爲昭鑒然而與世無緣勢將日遠留牀載石  
致足自怡就令於僂居士偶一濡足四知自問亦

銷城無色矣余謂畏金知更甚于畏四知也是以  
堂成而爲之銘曰維金之生毓粹含翳練之彌剛  
磨之逾瑩可以餌貪可以釣名不玷廉吏之橐不  
撓潔士之胸人謂頑質余曰面兵貪夫耳熱達者  
忘情莫夜之餽詎晚先生凜凜四知片語光明先  
生日四照于汗青余益曰五豈伊無徵昏夜乞憐  
萬籟無聲躡足而至鼠跡孤踪附耳暱談出之懷  
中人方變色金不易形天鑒弗臨爾我心驚金居  
其間反覺崢嶸謂爾有知不見其醒謂爾無知卓

卓前楹卽之汗浹對之顏頰壯士溺之損其鋒稜  
豪傑被惑晚節不終子魚陽揮瘳短王戎何如隱  
之潔矣錢清天地可欺爾我可通惟爾塊然畏若  
雷轟余故四知乃作斯銘勒之座右觸目心兢

勅修縣志序

明險都李宗樞

富平人

瑞泉先生旣屏居于渭卜築涵西別宇日偕邑子  
之屬覃析大道著述元言慨邑有故志訛跋亡紀  
文獻曷徵乃博摭籍傳洞窺今昔錯綜彙括作渭  
南縣志云志有圖有表有攷有傳其悉在諸卷端



圖二卷表四卷攷五卷傳七卷凡一十八卷志成  
嘉靖二十年歲在辛丑之秋時宗樞以先恭人之  
喪未除不獲陟宮墻侍鉛槧悵焉有懷比旣禫適  
涓見先生示宗樞得縱觀焉先生曰爾其叙諸宗  
樞固遜弗獲乃奉卷作叙叙曰夫志宣隱闡微稽  
物垂軌以貽求者則也而詳畧適其分者體也是  
故州縣之志貴悉而理其體詳省府之志貴統而  
要其體畧猶之建官敷政焉省府之長其秩崇其  
政閎否則濫而弗勝偏下之弊生焉州縣之牧其

秩殺其政細否則踈而弗舉僭上之弊生焉是故  
君子覲程以審則立義以審體而後可以言志矣  
粵自東漢南陽郡拱作風俗穉縣始各爲志嗣是有  
作遐哉未繇考已今之志者或失則煩或失則簡  
鑑焉者亦弗究其共體而槩焉與之均之弗思焉爾  
矣茲編也圖以且隱表以闡微攷以稽物傳以垂  
軌不侈而悉不一迂而理故君子外之以治人則慎  
而平內之以持已則敬而修邇之以博識則倫而  
備遠之以徵往則該而不遺裴駟稱司馬氏之史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謂之實錄劉向揚  
雄謂其有良史之才先生兼有之夫古之哲人貞  
士格于時而道不能用恒託詞焉以詔天下後世  
則志之作也可知已先生其它著述履歷世亮有  
精鑒嘉樂而傳之者茲不載祇復明訓且有感於  
斯志也敬綴蕪詞庸著大較云嘉靖辛丑中秋日

續修縣志序

邑崔邦亮

東明人

蓋不佞以丁亥秋代匱渭上歲當大祲庾無儲備  
民多縣耒余爲是懼日夜訊疾苦勸分茂穡振滯

緩徵卽文獻一大事未遑及焉迄已丑秋則再稔  
矣國常民瘼業次第請興革矣重念彰往察來匪  
志曷徵故志作於瑞泉南先生其博綜元覽直筆  
宏詞學士徃徃稱之第時移事起寥寥五十載未  
之續述則官茲生茲將安鏡攷邪遂與邑大夫士  
共圖之維時陽谷南大夫衆所屬望也余因造廬  
請事大夫曰文不易譚史曷容易是舉也檢閱匪  
博則考質不核藻鑑未精則予奪弗當敢謝不敏  
余曰昔談遷彪固之爲史也率繼世以成千載

下猶若膾炙讀者謂其涵濡有自云茲志蓋公家  
世業也異日公讀書中秘明今昔之故已而握銓  
衡辨官掄才人號水鑑倘所謂檢閱博藻鑑精者  
公何讓焉大夫重違余請遂受簡從事歲序再更  
濡削頻易一邑之事可抵掌矣余惟志史之遺也  
今之志郡邑者卽兼兩奚載第詳則囿冗簡則脫  
畧昭淑慝縣鑿懲詎不難哉茲志也以封域則疆  
理明以建置則興廢昭以祠祀則邪正辨若言食  
貨則田戶興謝風俗淳漓治安之謀也若言官師

人物則揚匪溢美抑匪私憎春秋之義也廣忠愛  
存僑居稽災祥徵文獻則選舉諸篇又犁然可睹  
簡而盡質而有文信足紹明世父之業余因嘆南  
氏兩大夫之爲志也摠之並建旗鼓垂範今昔矣  
第不佞愧惰卽所注措安當碩畫而紀載不遺余  
蓋有慙於衆矣嗟乎大夫淵抱深識未盡厥施今  
雖偃息渭濱而起敝維風痛悉幽隱有深意焉故  
一篇之中語纏纏不休詎徒備故實參彌文爾耶  
余受而卒業欲藉之以廣知慮劼尺寸冀免罪戾

敢不屏大夫之惠若夫時久難舉勢重難挽者則當徐圖關策邑大夫士其謂何哉萬曆庚寅季夏

續修縣志序

薛騰蛟

邑人

今天下郡縣有志古謂之圖經土地人民政事在焉可以彰往察來是以當事君子務焉渭南稱望縣疆域甚狹廣五十里而近袤百里而遙南有山磧北有沙鹵渭不灌溉時有衝役而賦溢漢中一郡渭南不當漢中二十之一民之貧以稅之多苦矣逮隆慶初有令丈地均糧有司不能履畝但令

自報奸民或隱或竄之軍屯王莊或爲隣封所攘黠史乾沒其間地以益少稅以益多而民愈苦矣萬曆十二年有再丈之令有司廢格不行四境於邑至於風俗之敝由質而日趨於文由儉而日趨於奢由淳而日趨於漓極矣民之貧又不止於稅之多利而導之挽而回之吾不能不致望於當事之君子焉縣故有志瑞泉先生修於嘉靖辛丑距今歲逾四紀無有續者至萬曆己丑邑侯東明崔公乃屬叅伯南公叔後續焉刻成余得而觀

之一邑之事備矣而田稅三致意焉蓋民瘼也故  
余於此刺刺不嫌於鄭重以復崔公爲志序萬曆  
庚寅六月

續修縣志序

南軒 邑人

余續渭南志蓋唯勉緝先緒云初余世父瑞泉公  
撰渭南志在嘉靖中義例倣之遷史評者稱其有  
良史才謂足傳信也顧余顛蒙曷能贊一詞然溯  
厥絕筆今越五十年所矣時事民生官聯文獻逦  
然而來泝然而往儻忽卽成古今不有紀載恐竟

湮沒後將奚觀焉以故張侯士隆嘗稽典悼闕屬  
余論著余不自揆謬爲搦管顧久之猶然未就崔  
侯德嚴繼至會歲侵綏邇未遑泊期月化行惠洽  
乃儼然臨况欲竟前諾於乎二侯之重邑乘固殷  
矣且也當世父作志時嘗曰續述渭陽父論撰之  
意以侯後之君子乃後世父脩文越廿餘年先大  
夫亟圖續述顧垂老未暇蓋嘗慨嘆委之不肖云  
嗟乎乃不肖今又老矣又閱年所多矣顧猶悠悠  
不就先大夫之遺命謂何二侯之托重謂何余爲

是懼輒詳攷百家衆氏傳詢里中長老并舊志所載故實僭加增削附以管見卽事分類爲目一十有二總成一編題曰續渭南縣志凡以仰副世父俟後之意暨先大夫之遺命云爾第媿才非史筆識謝方聞知我罪我其何說之辭若更加刪潤以匡未逮垂不刊之典仍有俟於後之君子萬曆庚寅午月

續修縣志序

孫瑋

邑人

嘗謂邑志猶國史也惡庸易諸春秋而下爲史者

無慮百數十家而後推直筆獨史狐然又安可易也渭故志嘉靖間瑞泉南先生爲者文直事核足稱良史矣數十年來變異沿革臧否興謝亦殊紛還顧缺焉未之具也東明崔侯至墜典畢飭憮然曰文獻不足責誰與歸乃屬厥事於陽谷南公若曰公蚤讀中秘書習史事宜能世厥業無忝前修公授簡十月而告竣事稽往章來抽元發隱爲卷凡十有二命之曰續志示弗敢易云余攬而嘆曰美哉舉也卽是而侯之品見矣蓋志要典也起敝維

風匪之胡藍授時經野匪之胡從祛嘉極溺匪之  
胡辨今舉一邑事較若列眉明若照燭則繼是之  
官茲生茲者鏡於斯惕於斯日愆慝於斯固有若  
斗運景從而莫知所以爲者夫其助流風教禪襄  
治理不細矣營營急簿書而沉煩黷者辨邪故曰  
卽是而侯之品見矣若公之窮精極智用圖無負  
于良史後將有卽志以品公者余無俟曉喋爲焉  
萬曆庚寅林鍾月

增修縣志序

邑令徐吉  
內江人

稽鄭漁仲曰志之大原起於爾雅馬遷曰史班固  
曰書華嶠曰典張勃曰錄第其中或浮於論議或  
畧于事實率亡當爾雅志之難言久矣不佞已未  
秋自蒲移治渭上渭當孔道輪蹄交錯兼以加派  
助餉之數日夕旁午文墨未遑及焉越庚申諸緩  
急稍稍就理搜志按始末創於瑞泉續於陽谷兩  
南大夫第戊子而後未經載言無從考質不佞撫  
心深思焉因造太史元象南公之廬而請曰志公  
家世業也矧邑甲三秦當孔道人文所窟宅冠蓋

所輻輳丁亥以前往固彰矣而來無所鏡不幾成  
闕典哉公慨然曰是志也先世大夫疊爲募創駢  
羅載籍而成三十年來庾脩有議載筆無從往邑  
侯今直指周卜揚公留心於是業已委命乃覲行  
留選事尙有待今雅意銓次誼亦何辭遂延文學  
數輩徧歷岩谷咨訪父老質勘同異復詢薦紳先  
生罄所睹記再加編輯爲卷一十有六起辛酉仲  
春歷季秋始告竣事不佞受而卒業上下數千百  
年洞若觀火矣遂序曰提封百里閩澤欲流山谷

隔閩幽隱豈周廼著圖說千室之聚延袤百里跨  
秦東南相爲唇齒廼志封域象山熾嶠涵渭滌紆  
如螺如帶獻秀逞竒廼志形勝徘徊適魯揮涕浮  
湘流風興感懷古不忘廼志古蹟寒山秋草夜室  
常扃佳氣蒼蔚想像儀刑廼志陵墓先進匪野純  
儉吾從破觚斲珞返於洪蒙廼志風俗王公設險  
保障居先相彼名邑隱然重關廼志城池百年累  
積編齒滋菜國脉攸繫生道孔艱廼志戶口則壤  
有制徑竇紘紘辨方履畝版籍載清廼志田賦征



調頻仍心矜衽役節以制度期于休息廼志徃役  
山蹊燥壤引灌莫施陂堰瀦瀦旱魃攸資廼志水  
利阻山嶢嶢不產珍竒菽粟絲枲徧土是宜廼志  
方物周旋禮陽陟降禮陰有其舉之期格精禋廼  
志祀典烽警密邇無事張皇慎固封守亦備非常  
廼志兵防分職列事各有司存敢告在位作士勤  
民廼志官師流風善政須藉良吏事視已成譽其  
有試廼志名宦山朗水秀棧樸菁莪經明行修應  
運網羅廼志選舉忠肝天植大義夙敦以死勤事

媿彼二心廼志忠節百行之原萬事之紀發潛闡  
幽高樹懿矩廼志隱逸栢舟絕味黃鵠興歌冰霜  
凜凜力挽頽波廼志烈女分猷展采爰賴臣寮報  
隆所自華衮載褒廼志恩錫含靈孕采擷漆敷瓊  
陳詩觀風考古鏡今廼志藝文災祥顛應變出不  
虞詰人明炳先事消弭廼志利病凡此皆太史公  
苦意編摩焜燿奕世之大業也不佞更有申焉夫  
政莫大于經時教莫重於宏化事莫準於稽古法  
莫要於宜民安取衆哉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

明道術正人心俾官師因之表率寮屬父兄因之  
訓迪子姓歛華就實去僞歸真人心正而學術明  
教化行而習俗美是司牧者責也所藉以風之者  
斯志之功大矣是舉也潤色舊編者什六勗起新  
觀者什四太史公沉毅淵邃好修稽古良史才也  
其功當與志相終始云

下邳故縣名賢碑記序

劉懿宗 邑人

蓋聞海田更變陵谷遷則城郭人民無論已然  
昔人過故都虛邑輒弔古興懷周諮遺跡徘徊其

間不能去蓋居今志古以自鏡也故子輿氏論文  
進鄉國天下而尙論焉乃若生同里聞音徽未遠  
相與志其軼事能勿高山而景行之乎嘗稽歷代  
郡邑隸屬各殊賢詰之生與遊其間者因以區分  
志輿圖者之並附人物也豈非以人傑地靈固有  
交相頌者耶下邳於秦漢爲壯縣累朝因之其後  
所隸不同縣如故也至元始省八渭南然猶曰併  
管明興而縣改而里城廢而虛矣卽合簿人物亦  
移而屬於渭矣顧至今故治循上城郭之名循而

未改則里也而宛然縣也生其地者升虛眺遠能無想像漢唐之盛乎一日與諸同志聚族而謀曰使今日而邑於茲也則此地京兆一都會也使我輩而生於當日也則却編戶也其官茲土者則皆却父母師長也其勲著汗青行修里御者則皆却賢士大夫與其勳公獻也以至筭黨者流爲后爲妃爲命婦則皆却閨秀也卽或遷寓茲土名績可記者則亦却名閥也而今已矣撫彼都而思人士可無片石志之乎於是博採旁搜浸嚴加去取分渭

志之輿地令長人物以復下却之舊起秦止宋而明以後屬渭者不與焉記故縣創廢一正閏久暫沿革皆有述也記名宦一品望治行不足缺者不及也記人物義舉遷寓各一其爵顯而德晦與不義者弗書也懼虛實則近榜惡傳疑又非彰善也旣成采石勒之而總名下却故縣名賢碑記非徒存遺跡已也後之人觀記創廢也得無有念地曠者難制而慨然復古者乎觀記名宦也得無有傷末世疾吏之風則志古循良者乎觀記人物也夫

豈無嘆浮榮之不貴思盛德之必傳而聞風興起者乎觀記義婦也亦豈無感閨閣之有聞媿丈夫之無述志刑于而羨風化者乎觀記遷寓也又豈無念人生貴自始而不徒以老牖下爲幸者乎此則弔古興懷志古自鏡之思而碑記之所以不可已也夫

續增縣志序

尙九遷

國之有史也天文星曆紀焉地理延袤載焉制度因革具焉人品臧否辨焉凡以著往蹟風來葉使

後之人有所據以考焉爾下至省有通志郡有郡志邑有邑志則亦史之流也然而省詳於國郡詳於省邑又詳於郡夫非要無以明統非詳無以盡物詳要合而國文成焉者人謂史以傳信懼睹記之未悉而傳聞之失實也是以修史者必徵四方之志外及傳記小說方言地理職官氏族諸書掇而輯之以成書而四方之賢者亦樂志其邑之典故以待輶軒之採豈非以其得之睹記者悉爲可傳也耶使邑無志國無史矣謂邑志可無哉故事

有在一時一隅而彙集之卽爲一代全書後來龜鑑者志之於史是也雖然志亦不易矣識不精則品隲謬學不博則故實踈才不贍則文采詘謬踈且謫俱不可以志故曰志不易余不佞釋褐承乏渭上往來豐山渭水間目擊風物之壯慨然想見其全盛退食之暇取舊志披閱之爲卷十六爲目十二創於邑先詰瑞泉南公厥後暘谷南公續之元象南公又增修之有班掾之簡核而寓馬遷之宕逸洵足稱直筆號良史矣顧抵今日且三十餘年

王步旣更封疆如故其間官師遞易人物代興政事文章實足焜耀青編與夫建置祠祀之舉廢則賦選舉之增減星宿移易陵谷變遷皆不可以無紀在昔遘闖之變兵燹頻仍舊章泯闕不有載筆徽躅曷考故事曷稽不且與邱墟榛莽同歸荒廢耶且余蒞茲土數年矣唯故老存者皆不一二屈猶能道其軼事顧不克據所睹記者信而傳之過此文獻無徵不充難耶異日者徵四方之志爲一代之書而採錄無資是余罪也於是函之鄉先生謀

庚修之僉以爲宜廼敦懇之別駕鴻洲朱公公博  
物君子雅負史才然猶遜謝再四乃始如首肯又不  
自居作者掩前人功起壬戌迄今丙申規模條例  
一循舊本而芟其繁蕪益以未有仍冠先喆簡端  
而退處於續增之列不數月而告成凡若干卷余  
受而讀之簡而不脫詳而有體三十餘年間文章  
政事之迹舉廢增減之槩移易變遷之異展卷對  
之較若列眉以品隲則當以故實則核以文采則  
優將以著往蹟風來葉稱傳信之書爲國史之助

使後之人據而考焉者於是乎在謂非識之精學  
之博才之贍而能若是乎然則是編也卽以方之  
古作者無多讓卽以質諸三南先生爲有功矣遂  
捐俸金付之剞劂氏役旣竣爲述其公如末至若諮  
訪則藉諸文學彙集則屬二廣文較輯則明經李  
文伯宣其勞潤削則孝廉劉孟嘗煥其采余唯是  
藉手朱先生洎諸君用告成事焉爾頃以不才謬  
蒙 內召旦夕治裝與諸父老別矣幸茲役之成  
也將携數策往鄉之人其有問余以涓之風土者

乎則舉以告國之使其有問余以渭之鄉先生之  
已事者乎亦舉以告

續增縣志後序

邑陸贊奇

鶴湖人

郡縣之必有志何也非特徵里道記興廢而已也  
非特備勝覽攷顧問而已也蓋將輯畧成書若者  
爲便若者爲不便特以告誡令茲土者使展卷瞭  
然不必詢諸父老亦不必謀諸草野而利弊要害  
洞如觀火晰若融冰何煩聚米畫沙目中具有全  
邑規摹故足述也余承乏渭上受事之初卽欲問

風土諏興革以熟古新豐規則荷兵垣尙公下教  
之日卽以志書相餉余讀之不覺喜形於色志快  
於心序事則詳且婉編年則簡且盡嚴而不遺直  
而有體雖河北膠東之紙風雲在目垣曲樂安之  
館斷制在心何以加茲然余用是懼何也茫茫疆  
理畛域是定爲問今日果能讓畊讓畔男女別塗  
乎則可懼雉堞泮流壇壝垣築爲問今日果能旌  
旗壁壘煥然一新乎則可懼俎豆蒸嘗群公先正  
爲問今日果能感格無愆五風十雨乎則可懼微

賦倉箱戶口。屢闢爲問。今日果能家給人足。外戶不閉乎。則可懼懼則思思則惕於渭南之封域而知環河枕山之當綢繆也。於渭南之建置而知郵亭傳舍之當繕葺也。於渭南之祠祀食貨而知春秋稅課之用一緩二也。於渭南之官師人物而知功過褒刺之不可磨滅也。於渭南之節義選舉而知完行曠典之時宜舉行也。於渭南之遷寓紀事藝文而益知僑盼風雅之古今無改也。引而伸之觸數而長之。則縣志一書直縣令座右銘也。直縣令四事箴也。諸薦紳寓筆於此。以教余古先賢垂青於此。以啟余也。敢不慎諸。益敢不勉諸。

續增縣志後序

教諭王鳴燦  
慶陽府人

邑乘從來有之。所以載山川紀人物核生產綜古蹟俾駐節觀風者庶幾從尺幅中得故實也。渭號巖邑。且當午道之衝。遊客憇輶。憑弔渭水象巖間三輔佳勝。指不數屈。至於鍾靈毓秀。偉人間出。若者節義若者忠孝若者冠冕若者逸隱。取諸梨棘所刊如渭南志者。莫不瞭然指掌。邇來文獻凋殘。



金玉與瓦礫同塵不能起昔紳庶髦而與之言百里記載事良缺畧尙侯才當八面簿書有餘暇輒訪咨縣志自辛酉絕筆數十年於茲後起者閱而不傳甚恟怛也爰是式廬前監郡朱先生先生良史才也行年八袞矣珥筆歷數月而勵氏告竣一日尙侯云予叨牧茲土欲成渭人不世績液幾枯而粗成一帙已爲竹剋而屬君以珠履用光斯舉其亡辭余靦顏曰公之文如山龍虎雖矣而綴之毛罽火浣也者人猶且訾之况余所綴緼賡耶俾

狐白而鰲然見一班顧乃自羞然一龜渭干凡公之治效政聲耳而目之諸椽筆記述都悉姑亡贅若乃典籍國之紀也公加意於此必殫心力而成之其充甲於興除之大者耶余剪西牕下燭不差以一言續貂夫留床載石昔人誇以爲美余謂遺胡床不若貯嘉木載石舟不若載書籍也公且駕漢循吏而上之矣乃者

欽擢如京幸有公繕成之尊經閣在藏書其中得毋比於甘棠乎後來者啟篋而披之與渭民共禦剪

甌渭且有以志公矣至事業垂竹素勒彝鼎光彰  
管皆自渭南始巡方攬轡而陳之史氏執簡而書  
之詎僅渭民志之耶

續增縣志後序

訓方從聖 寧州  
導人

時分龜渭上之次年渭志告成渭學士請余綴言  
末簡余惟志之不可已也其來舊矣如詩作則十  
五國志書作則二帝三王志易作則天地日月四  
時志禮志節樂志和固志也春秋一魯志也以素  
王之筆行帝王之權無非留此一綫以存王迹耳

渭南縣志

卷之十二

藝文

五十

若是乎志之所關鉅也渭侯尚公蒞渭之日仁民  
育物釐弊剔奸墜者舉廢者興期月而政清刑省  
恢乎有餘地矣乃拳拳以增修渭志爲事欲得老  
成諳練者載筆則付之別駕朱君欲得博物鴻辭  
者潤削則付之孝廉劉君以廣詢博訪不可無人  
則諸文學先之以詮次考較不可無人則李明經  
繼之又謂芹宮爲公議之源本以余與王先生忝  
振鐸之責俾彙集而斟酌之不數月而厥功告竣  
余取而閱之經先達之裁訂者屹然如故爲今日

之增訂者井然臚列土俗民情興革黜陟一展卷而歷歷指掌可以資考覈可以垂久遠可以備觀風之採擇可以補國史之闕畧誠我公不朽盛事而公之實心實政可舉一而該百矣公奉欽命將借鼎耳目之司召對便殿携茲編以獻渭之疾苦凋耗必且動

聖明之軫念渭民其更甦乎斯渭之幸也斯公修志意也

續增縣志後序

宋可禔

邑人

邑志增訂于宗伯南先生蓋天啟辛酉事計二十六襍矣時勢殊遭因革互異邑侯東萊尙公見而歎惋曰志以紀事亦以傳信也而人事與紀載如適北而南其車則亦奚用此餽羊之存乎慨然有增修之意惟時人賢凋謝文獻不足乃委命於逸叟可禔在駕敝廬意甚殷也余曰某何人斯而謬膺茲任乎鑑昏于病耄則不能別淑慝筆束于帖括則不能脫凡俚地限于卑瑣則不能專去取具三不能而爲貂之續恐識途之智無幾而致遠之力

易竭亦甲顏甚矣侯固命之且曰予籌之孰矣採訪有諸子衿彙收有兩廣文商確有劉孟常孝廉公第據而筆之亦不朽事曷孫爲請益堅余唯唯始取前志卒業焉纂述瞻登考覈精詳無庸置喙矣第就採訪與彙收者得若干款與孟常商訂之或據誌狀刪演或據聞見槩括或列之傳或標其名或纍纍繁言始悉其行誼或寥寥數語已槩其生平或表揭微懿而昭垂侯範或擊節幽芳而庶幾表揚皆有據而闡宣非無根之荒唐也至若指

陳戶口檢點力役著裁汰之苛揭瘡痍之苦亦杞人之憂天賈生之過計耳總之此心虛公無感惠徇知之見無疾俗憤世之私對天日而可白質神明而不愧者也舊志立傳稱名史法也余于先達稱公不敢以史筆自命也兩傳多屬臆增推辭蕪句點抹名賢惟南氏五傳爲孟常鴻裁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矣是役也咨訪則益友綜類則學博剪拂則孟常至稽覈詮次則明經李文伯之勞居多余以老憊之軀塊然中處十以報侯命侯循政

多端更僕莫悉茲舉特全豹一斑耳後必有史氏  
書之無埃余之喋喋也

渭南縣志卷之十一終

渭南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十三